

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丛书

清风 著

人生一世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人生一世

清 风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一世 / 清风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080 - 9300 - 0

I. ①人… II. ①清…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9046 号

人生一世

作 者 清 风

责任编辑 黄 欣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分厂

装 订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分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4.3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18981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

一	序言和引子	1
二	垂杨柳逸事	38
三	小土豆敲门	179
四	尴尬保姆情	204
五	跟弟愁的事	208
六	月坛冷雨街	223
七	三访潮白河	247
八	北皋是白本	281
九	薛凝是头猪	301
十	九九八十一	306
十一	取回无字书	316
十二	经文又落水	320

一 序言和引子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只是其间一瞬，沧海一粟，一虾一蟹。而老天爷才是最好的导演，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比如我吧，天说，你不是自诩是块好钢吗，去！刀刃上待着去吧！

在刀刃上行走能否做到游刃有余，就看自己的功夫如何了。

老天爷又是最好的监管，高高在上地遥望着众生情态各异的表演。管你是仰俯无愧、碌碌无为还是瞒天过海，一律监督你，既不埋没你亦不饶过你，要不怎么称“天公”呢？

残者的一生都处于炼狱之中，如同一只浴火的凤凰。天生万物女娲造人，配备各个大小器官，自然贴切无微不至，伤其一官，一世艰难。

身残意味着自身已有了短处，须以其长补之。这里所说有别于平日所指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是以己之长克己之短。自身之长从何而来？须由奋争中来，没有人拱手相送。

世间万物，公定了价码的寸金之阴又有着另一特质，既无价又令人无奈，既公平地均施于任何人又残忍地使人于无意间失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统治万物的主宰。

20 世纪 50 年代，荒凉的将军坟一带，广袤的土地被一

条东西向的铁道分隔开来。道南不远处孤零零地矗立着铁路宿舍的几排旧平房，灰色的墙皮多已剥落，显出不很景气的样子。

岁月在这里奏着一支缓慢、懈怠、平庸的歌。

晚秋时节，夜风瑟瑟。昏黄幽暗的灯光从头排房子的小窗口上透出来，穿过矮小疏朗的秫秸围子撒向漆黑的街；街前的农家田野里青纱帐早已消失，只留下一片空寂与萧条……

祁跟弟、薛凝和我就是在这当口上脚前脚后地来到这个纷杂的世上的。我们三家挤在头排房子正中的三间阁里，近密得各家耗子可彼此分清辈分。

人们说我在一脸菜色的孩子群里俨然小家碧玉一般。生活兴趣极其狭窄的父亲本就喜欢女孩，因而我的到来恰充斥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

左邻瘦小得猴子一般的薛伯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太平间工作。薛妈就是当年中了煤气又复苏过来，被他从那里捡回来的。您听听，那儿居然还能捡回大活人来？

送回时就拿着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人家不开门当是俩鬼呢。有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薛伯可能就是那胆大的，人家娘家不要，他要！

后来薛妈为报答薛伯的救命之恩嫁给了他，然而这回报之情很快即升华成了相濡以沫，以至于后来祁妈见了他们夫妇卿卿我我时，总说：“那小娘们一见着宝贵哟就跟见着她爹似的！”其实她爹若听了这话还有话呢：真要见了我跟见了他似的倒好了呢！

他们的这种爱情在那会儿的混沌里显得格格不入。有回薛伯下乡探母，薛妈竟把一个上好的小芝麻烧饼给搁成了锅巴，薛伯一咬即叫“哎哟，硌着我了！”当 he 从嘴里撒

出烧饼来，惊奇地说：“啊，这上边有一个牙！”待他扔完了牙漱完了口后才又分明觉出“哎呀，那是我的牙！”

那天医院里共进了十五具尸，有几具因某些原因尚未“对号入座”。晚上，太平间的灯光下，用大白单子覆盖着的尸体旁，薛伯一人正忙着（咱也不知他们那儿具体都忙些什么），忽然他的余光感觉着紧那头的单子怎么像是鼓涌了一下！心里就一咯噔：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了还至于毛得慌？以前光听说诈尸咱还真没见过！继而“那行子”的的确确又鼓涌了两下！他觉着不大对头了。于是壮着胆子走过去在那儿立定后心说，还真格的要诈尸呀？我今儿啥都不干啦！光看着你一人，看咱俩谁横！反正是你躺着呢咱站着呢，咱呀，比你高得多！

北方冬天的夜深了以后空得是这么厉害！西北风这是在刮谁呢？比那女高音还余音缭绕！这老鱼头一喝点那猫尿，这一宿就不知得往茅房那儿沁上多少回去！你说那八分钱一两的破散装酒总喝个什么劲呀？还有人家腌臭喽的那些个破鸡蛋，你拿着美得屁颠屁颠的跟拾了狗头金似的说：“这够咱下一冬酒的了、够下一冬酒的了！”下什么下？下三烂！要依着我说呀，哪如自己个儿花上个不多俩钱买上几块臭豆腐的好哇？老鱼头一值夜班就一准喝！一喝还就一准多！一多还就一准说！那可是没完没了地说呀。他总说这就叫“酒壮怂人胆”！不行等赶明儿个咱也试试那个？也许是真的呢……

“大火烧”就知道成天价在那儿啃他那火烧，也不管什么甜的咸的芝麻酱的椒盐的，大概在补小时候没奶吃的缺呢吧？还说什么那东西又经饱又用不着就菜。一听见人家说吃菜有营养，他就咧开那胡子拉碴的大嘴，说他四十来年都没怎么吃过青菜，大便也从来没干燥过。说自己是因

一值夜班一准受夜寒，一受夜寒一准上起茅房来没个完。倒是他啃那玩意儿啃的身子骨壮得跟牛犊子似的，不像那“老鱼头”喝酒喝得精瘦精瘦的跟那瘦型猪似的。说起来他俩这点倒心真齐啊，都特爱在茅房待着，一个是灌的得吐，一个是撑的得拉！说是仨人值班，俩人上那儿不回来，留我一人在这儿，合着我一人顶仨！瞧我这个党员、班长当的！

薛伯站在那儿这么想着还没三五分钟的工夫呢，就差了音地叫唤起来：“哎哟，我胆不大呀！妈呀老鱼头啊，大火烧喂——”他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妈和老鱼头大火烧他们仨给荒唐到一块儿了！

原来那人刚才又鼓涌啦，鼓涌鼓涌着还突然一下子扶着墙坐了起来！而薛伯却被惊吓得顺着墙坐了下去！嘿，这回俩人一般高了。

那会儿故去的人无论穷富都极讲究穿那身装裹的，像是比那死还重要，像是不那样到了阎王爷那儿不放行。哪怕生前穿得破衣烂衫，死后都必得穿上那深蓝色的新装，那样的颜色于那样的灯光下显得是那样的惊悚。

薛伯觉得从今往后自己再也不会喜欢那个平生所爱的颜色了。从今往后……哎哟，谁知还有没有往后哇？他脸色蜡黄地瞅着那个蜡铸似的人儿，他此刻头脑里是空的，他距离那个坐着的人儿竟是这样的近，想离远点是不行啦，自己动弹不了了。

她瞧着他，他瞧着她，薛伯哆哆嗦嗦地说：“你、你、你、你怎么活啦？”她立时瞪着眼质问他：“你才死了呢！”薛伯在那一刻是哭的心都有了。他心说是差点死喽，差点让你给吓死喽！她动作迟缓地朝左右瞧瞧问：“这是哪呀？”“是太平间。”“啊，是搁死人的地儿呀！我怎么到这破地

方来了？”“哎，我说咱俩谁也别吓唬谁啊，咱俩不相干涉行不行？”薛伯与那人谈判起来。

“你就是不吓唬我，我也害怕你！”她说。他心说，哟，怎么替我说话呢？但嘴里仍是这么问的：“你到底是人是鬼呀？”“你们这儿的人怎么这么说话呀？那你是人是鬼呢？”“我当然是人啦！”“你们这儿有人吗？”“废话！”

厕所很近。大火烧提着裤子，老鱼头捂着嘴，两人闻声双双从里面跑出来，边跑边相互嘀咕：“哎，‘矧地丁’（薛伯的绰号）这是怎么啦？出的不是人声呀？”“是呀，咱赶快过去瞧瞧吧！”

等到了门口，他俩一听，里面的动静不大对，谁跟谁说话呢？这地方这会儿除了咱仨还有别人吗？俩人就谁也不进去了。只听薛伯在里边又喊上了：“大火烧、老鱼头，你俩死在外边啦？怎么还不赶快进来呀！”他俩只在嘴里应承着，而身子根本不动：“哎！哎！”老鱼头的酒劲还没过去呢，隔着门问：“哎我说矧地丁，我先问问你，你说到底咱俩谁是谁爸呀？”“你是我爸你是我爸！哎哟你倒是快着点进来呀！”“这还差不多。”老鱼头嘴里这么说着晃悠着走了进去：“我说瞧你这通咋呼，有人奸了你了是怎么着？”等他进去后一抬头紧接着就叫唤着蹿了出来：“哎哟我的妈呀！你是我爸得啦！”

他撞着了门外的大火烧，大火烧嘲笑他说：“嘿，我不是你爸！哈哈……”大火烧心说，往常你老不是横着呢吗？今儿个怎么也有了你怕的了？他嘴里嘟囔着：“噢，看来是有人奸你喽？”同时就进去了。他先见着了薛伯的后脊梁：“哎，矧地丁，怎么更矧啦？”可他这一进去就出不来啦，俩腿像钉在那儿了似的惊叫起来：“啊——啊——啊——”因他继而就见了蜡人的脸！

他叫唤了一阵后缓了口气哀求着老鱼头道：“鱼头哥啊，快点拉我一把吧！”老鱼头在外面应着声心里说，我才不进去呢！不单今儿不进去，往后我都再也不进去了！我明儿个提前退休了我！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鬼”地方呀：“哎哎，我赶紧打电话叫人去啊！”

没办法，谁让仨钉这儿俩呢，只人家一人还动弹得了那就由着人家来呗。大火烧把大嘴叉子一咧朝薛伯说：“咱悉听尊便吧！”薛伯脸上的蜡黄捎了色似的对着那个仿佛亦化了些的蜡人说：“悉听尊便吧！”

“你是什么人啊？”那人说着还扶着墙站了起来！但很快又顺着墙出溜下去了。薛伯见状本能地也扶墙站立起来但他没有出溜下去。他兴奋地发现：自个的两腿又是自个的了！于是他好像都有点美滋滋的了，就回答那人道：“我是看尸的。”

“啊，我害怕你！”那人说着同时依墙后退了许多。薛伯亦是依墙后退得更多，心说，你还害怕我，哎哟，这理儿上哪儿说去呀？大火烧吓得在一旁无端地主动坦白：“我也是看尸的！”“啊？你们这儿干这个的人怎么这么多啊？”她又想后退但已然是靠了窗没了路。大火烧朝她解释道：“对不起，是你一时糊涂说错啦，害怕的真应该是我们！这儿是我们的地盘。”“你这话让人听着当是我爱来你们这个鬼地方，跟你们抢地盘呢？”大火烧心说，还我们这鬼地方？咱不定谁是鬼呢？

老鱼头慌慌张张地跑进值班室，哆哆嗦嗦地拨通了上司的电话，他首先断断续续地向其汇报了刚刚于夤夜时分发生在本院太平间里的“鬼情”……

上司指令他说，现在大黑夜的，先别兴师动众了，一切都等天亮以后再说，也好再为那人检查检查身体，看看

留下什么后患没有。

“那这会儿怎么办呀？”“你们几个就先陪陪呗！哎，是男的女的呀？”老鱼头一咧嘴：“对不起，还没来得及给您瞅好喽呢！”

蜡人听说了上司的旨意后真的鬼哭狼嚎起来：“我干吗要陪你们这些人呀？”那仨听了心里头那骂人的话都连成串儿了：谁愿意跟你在这儿呀？当我们都缺姑奶奶呢？可她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没办法，老鱼头又说：“要照这样，过一会儿可真得死啦！明几个头该又有话说了，‘噢，交给你们死的你们说活了，来领活的你们又给个死的！’火烧，你再给头儿打个电话去！”大火烧使劲地摇着头：“我这人老记不住电话号码！”老鱼头骂道：“你就记得住啃火烧！甦地丁你去？”薛伯说：“鱼头哥，那好人做到底呀，还是你轻车熟路地再辛苦上一趟吧！等明几个我请酒好不好？”大火烧听了薛伯这话也于后面找补了句：“我请饭！”老鱼头无奈起身又去给头打电话。

老鱼头抄起电话来急得都快要哭了：“我的头儿，我的大爷！您要真等到明天给那人检查呀，那就大可不必啦！”头儿一听又是他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看你现在就像个诈尸的！刚才我分明把事都给你交代清楚啦，黑灯瞎火的非折腾什么呀？不是想趁火打劫吧？”气得老鱼头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关系了，张嘴就说：“有那鬼便宜我怎么也得给您留着呀！”“那你是为了什么总不让我安生呢？”“我让你安生了，那‘鬼’让我安生吗？我什么都不为，让你白捡一个‘造七级浮屠’的机会！这么告诉你说吧，这等回头就把她给等死了啊！明几个倒又省事了……”“我把机会转让给你了！你就自己瞧着办去吧啊！几小时之内就不要再打搅我了！你是我大爷！你知道我刚从哪儿回来吗？明儿还

得到哪儿去呢吗？挺大的岁数了办这么点事都没主张！”老鱼头心说，你们家管这叫“一点儿”事呀？我哪知道你刚从哪儿回来？我管得着你明几个还到哪儿去吗？

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电话都是打到街道值班人员那儿，但也常常是没打着狐狸闹身骚！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男人在那头听了便嘟囔：“我怎么这么晦气呀？这深更半夜的什么死了活了的多疹得慌啊？”他还自己嘟囔道：“没影的事，定是有人在打骚扰电话！”老鱼头心说，嘿！我是真晦气！我一个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吃饱了撑的骚扰你干吗呀？他只得给自己医院里的救护车司机“不好商量”打电话，说打算连夜把人给送回家去。

那“不好商量”接了电话没等到听完呢就开口先骂上了：“你大爷！怎么还有从咱这儿往外拉的呀？咱这儿是许进不许出！您老不是那黄汤子又灌多了吧？再者说了，谁死了明儿早上拉不行啊？咱那儿冰不是有的是吗？先镇上不就完了吗！这会子深更半夜的怎么这么会差使人呢！我今儿也喝酒了，不能开车了！先挂了啊！”老鱼头就在这头也骂：“嗨嗨，别别别挂嘿！我是你大爷！要是死了的还倒好了呢！”“不好商量”在那边就又骂：“怎么死喽倒好哇？您老是不是越活越糊涂啦？”他这头也又骂：“孙子，听好喽，是一个死了的又活啦！”“不好商量”截住他的话头说：“哎哎哎——您这儿给我讲故事呢？等我醒完盹再说吧！”老鱼头暴怒道：“嗨，孙子！你就甭跟那儿废话了，赶紧着吧！头那儿要怪罪下来，反正是你工资高有的降，我死猪不怕开水烫！”

车来了。战战兢兢的人们将战战兢兢的人儿抬上车，而后但见那三位失魂落魄的鬼脸伙计，只将六只大小不一但血丝统一的鬼眼相互对瞪着：谁跟着押车去呀？老鱼头

一指大火烧：“那他知道哇，我这一会儿就得跑厕所吐去，我去不了哇！”大火烧一指老鱼头：“那他知道哇，我这一会儿就得跑厕所拉去，我去不了哇！”薛伯一听说：“合着里外里还就我一人去得了哇？我责无旁贷了我！”

“不好商量”的拿手好戏就是朝这个冲那个的两眼一眯：“嘿嘿，那道怎么走哇？”那俩货紧着跑前跑后地连写纸条子带拍马屁：“你呀，就从南路往北边开，过了前头那条横着的马路照直走别拐弯，到一个面朝西往东手里走的街口停下就行了！”

“不好商量”这一路上也没停住嘴。等到顶着风摸着黑听着锣鼓踊到了那儿，这辆缺德的大型车还开不进那条缺德的窄胡同里去！

“不好商量”刹住闸后边掏着烟边朝着一旁的薛伯努嘴：“去，进里头敲门去！”薛伯刚要下去却又被他拦住了：“哎，对了，薛哥我刚想起来，你太累了还是我去吧！”“哎，把纸条给你！”“甬介啦您呐！我认不了三个半字，搞什么乱？”

他边往胡同口走边在心里揣度：“是我刚想起来，让你一人进去了，回头我一人跟这儿守着那具活尸呀？我才不傻呢！”

可不一会儿，他又折回来了：“哎，薛哥，到底是哪个门来着？”薛伯说：“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呢？没脑子啊？不是曲麻菜胡同新鲜七巷就是新鲜七巷曲麻菜胡同，反正第四个门口是没跑的！进这个路口也是一准没错的。你看啊，这不是老鱼头和大火烧说的：右手里一根憋了泡的路灯杆子，左手里一棵死就了的老榆木疙瘩么！”“那、那人叫什么来着？”“全忘啦？‘鲍录’！要不然还是我去吧？”“不不不，你累了，你歇着，歇着！”

“不好商量”独自再往巷子里走，可他仔细一瞧，这缺德的胡同私搭乱建的建筑比那原建筑还多，而且，这哪叫憋一个路灯啊？这叫没一个不憋的！就像专门为我设计的似的！

“不好商量”上前一敲门，马上有人应着声来了：“谁呀？”“我！”“你是谁呀？”“太平间的！”“去你的！我还火葬场的呢？”里边的人说着开门冲了出来，是个大小伙子！他见阵势不好撒腿就往回跑！见那人因黑灯瞎火的倒也没怎么真追就骂骂咧咧地回去了。

他在心里嘀咕：平常都是我不好商量！今儿个怎么轮到别人不好商量了？怎回事呀？他略看了会儿慎路才举起高度聚光的手电筒远远瞄了瞄，方知由于自己总想着往后慎而慎过了两个门！

再敲下一个门时他心里更没底了。一个老爷们从屋里走出来，到院门跟前挺不耐烦地问：“找谁呀？”“找鲍录的！”谁知还没等他说利落呢那儿先骂上啦：“你夜游子吧？都什么年头啦还报录哪？神经病！”砰！那人一摔屋门进去了！

“不好商量”又退回远处去再拿手电筒重新晃，见是又往回走过了一个门！都怪自己刚才光想着后退三个门竟连那老鲍录的也给算上了！心里又想骂人家又想骂自己，后来越想越气，怎么跟那鬼打墙似的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不去了我！

他闷闷不乐地顺原道走回来。可又一想，这一回去怎么跟那婊子丁说呢？他非得骂我是个废物不可！那也不行，那也得勾搭着他一块儿挨人家找去，单留下“鬼”一人不就行了嘛！不是麻箭杆打狼——两头怕嘛？这么一来不就两合适了嘛？这么好的主意我刚才怎么没想起来呢？想到

这儿，“不好商量”觉得自己真是聪明，就信心十足地走了回来。

他跟薛伯编了个瞎话：“薛哥，人家说什么也非让咱一块儿进去，说是一个人证明不了身份！”薛伯信了他就跟着去了。真是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以往没发现这埕地丁有这么大的震慑力呀？这样一来，“不好商量”就狐假虎威起来，兴冲冲地走在前面主动去敲门，把薛伯拉出一丈多远，好像他刚才就是这样大胆来着。

鲍老头因为家里有事睡不踏实，又听着左邻右舍老不安宁，心里更不踏实了。人不说了么：一家有事，四邻不安。鲍老头正在那儿胡思乱想呢，突然外面有人敲门！他心一慌，伸手将屋中控制院灯的绳用劲一拉，灯憋了。若在平时，灯憋了照样出去，可眼下这种时候他不敢。老婆子虽说在这一天里都堆在床上，但两手还是自如的，就递过手电筒来。他打着手电走出来，见那微弱的光线一忽闪一忽闪的，真让人心烦。

“谁呀？”“我！”“你是谁呀？”“我不知道！”“不好商量”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紧跟着找补道：“噢，我知道我知道！我是鲍录！”里边听了他这话，默然了。“不好商量”忽然又意识到自己又说错了，跟着就又找补道：“噢，你是鲍录你是鲍录！我是医院太平间的！把你闺女给送回来了！”里边听了他这话，更加默然了。

接着就是薛伯的事了！可任凭薛伯怎样地费尽口舌告诉那老鲍录：我们把你那鬼（闺）女给送家来了。鲍老头一听，连门都没开！反说谁知道你们是人是鬼呀？这深更半夜的，万一要是丧地游魂或是趁火打劫什么的呢？还非说：“你们说的要是真的，那让我闺女出来说句话！”可他那刚活过来的闺女眼下只是比那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一时

哪迈得动步呀？

“不好商量”纳闷地问：“哎，薛哥，那白天‘虾米钩’他们来的时候，那人是怎么弄出来的呀？”薛伯说：“你废话！那是‘大套包’、‘铁蚕豆’他们几个大老爷们给抬出来的！”

“嘿，早知道这样，我还不敌跟他们换换班呢！”“早知道？早知道个屁！早知道尿炕就睡筛子了！再者说了，谁有你‘不好商量’啊？你也真会想还更会说：白天让你这运尸的车拉活人？等晚上再用他那救活人的车运死尸？让人家一听咱医院成了什么啦？”“哎，行行行行，哥，我的哥！您就别跟这儿批评我了！”“反正现在就咱俩倒霉鬼！要给弄进去也只能是背着……”

“不好商量”一听薛伯那话音，一瞅他那眼神，连气都顾不上喘了，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啊？那就你背吧！”“说什么呢？就我这个？你想把我给压趴下了你背俩呀？还是……”“不好商量”不等薛伯说出下面的话赶紧将他的话截住：“您是我哥，您饶了我呗！我这儿赶快尿裤子啦！”“嘿！谁没尿谁是孙子！”“还是的！合着您就会跟那儿瞎出那馊主意呀？”

鲍老头不开门，隔门给扔出的东西倒不少，吃喝穿戴的全都有。又热切地说了点隔门的话：“丫头哎，你死得早死得惨，想要啥托梦给咱，盼你冤魂早升天！爹为你祈福到永远！”

接着鲍老头又对他俩说了点拜年的话：“好汉壮士，神仙活佛！您行行好，行行好，您看这离天亮也没多大工夫了，您老也和我一样辛苦辛苦坚持坚持，咱们是骡子是马明天再拉出来遛吧？您大人有大量就体谅体谅我这孤老吧！实在是……外头冷了点，这是我丫头剩下的衣裳，您好歹

地将就着用吧。反正呢，神是什么都不怕的，若真是老天有眼，您神仙爷爷说的是真的呢，就把衣服给她穿上，要不是呢，这东西也没什么用了。是神呢，明儿个我这儿就烧香拜佛，是人呢，明儿个我这儿就热汤热馍！”

无奈薛伯先抢过了那些吃的喝的来，回头冲着“不好商量”一努嘴：“走吧！”“不好商量”拎起那个大包袱来问：“哎，薛哥，这衣裳给那位吧？”“废话！你穿呐？”“我穿上成了司马懿了！”“人家司马懿从土里扒出来也比你强啊！”“‘墙’倒了加篱笆！我现在每礼拜都看电影，他知道电影片子什么样啊？知道人家夏梦……”“行行行，你瞎梦去吧！”

俩人在司机楼子里倒磨着这家子之怪癖的时候，薛伯吃着人家给抛出来的那隔墙饭，估计是白天祭奠供的羊头肉，让他给吃了个够！这“不好商量”吃着吃着还乐了：“嘿！真是‘饿了吃糠甜如蜜’嘿！”薛伯给了他一脚骂道：“甜个屁！”

接着他俩又抢起那张圆圆厚厚的发面饼和“不好商量”车上每日必备的大搪瓷缸子来，而那家给的水呢刚才给了那鬼！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天快亮了，兄弟你可记住喽，反正她要不是个‘东西’呢，天一亮，那就一准得蹊喽！”“哎哎你别吓唬我啊？”“我吓唬你还不是吓唬我自己吗？现在咱俩不早都拴一块了吗？”“哎哥，我可不是蚂蚱啊！”“咱说好喽，可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论是个啥景，咱就是跑也得一块啊……”

一下车，见天色尚早呢。俩人壮着胆子转到车尾处，各自瑟瑟发抖地用那快散了光的眼同时往车里看去——啊，空的！